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滏水集

目録

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滏水集　　別集類四　金

提要

臣等謹案滏水集二十卷金趙秉文撰秉文字周臣自號閑閑道人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官翰林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事迹具金史本傳元好問中州集稱其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

卷揚子發微一卷太元賛六卷文中子類説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註一卷删集論語孟子説各十卷資暇録十五卷今皆未見惟此集存史稱所著詩文三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與史互異然篇目完具不似有所佚脱考中州集稱秉文所著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又劉祁歸潛志曰趙閒閒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屏山李之純之號也顧畏士論又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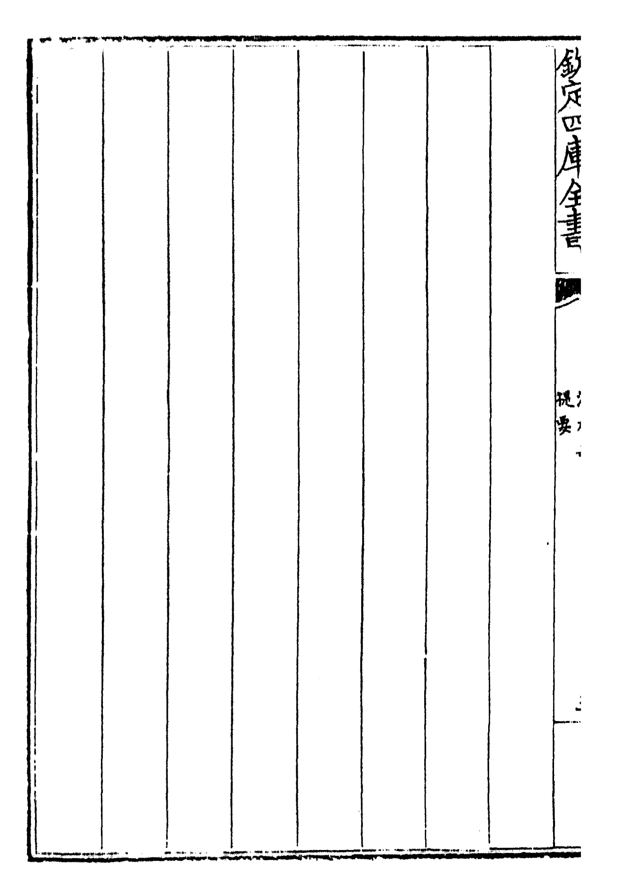
得扶教傳古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滏水集首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道其爲二家所作文及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閑閑外集以與少林寺長老英粹使刋之故二集皆行於世則滏水集本二十卷别有十卷爲外集本傳合而計之故爲三十卷也歸潛志又曰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趙閑閑教後進爲

詩文則曰文章不可拘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節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又曰趙於詩最細於文頗踈止論氣象李於文最細論關鍵賓主抑揚於詩頗踈止論詞氣才巧故余於趙則取其作詩法於李則取其為文法云云今觀是集祁之論

可謂公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滏水集目錄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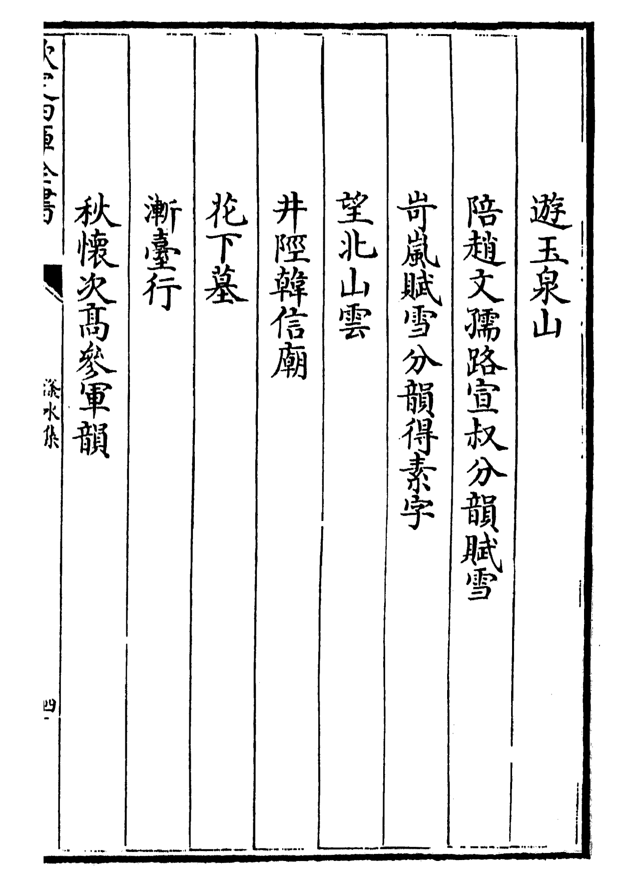
[library se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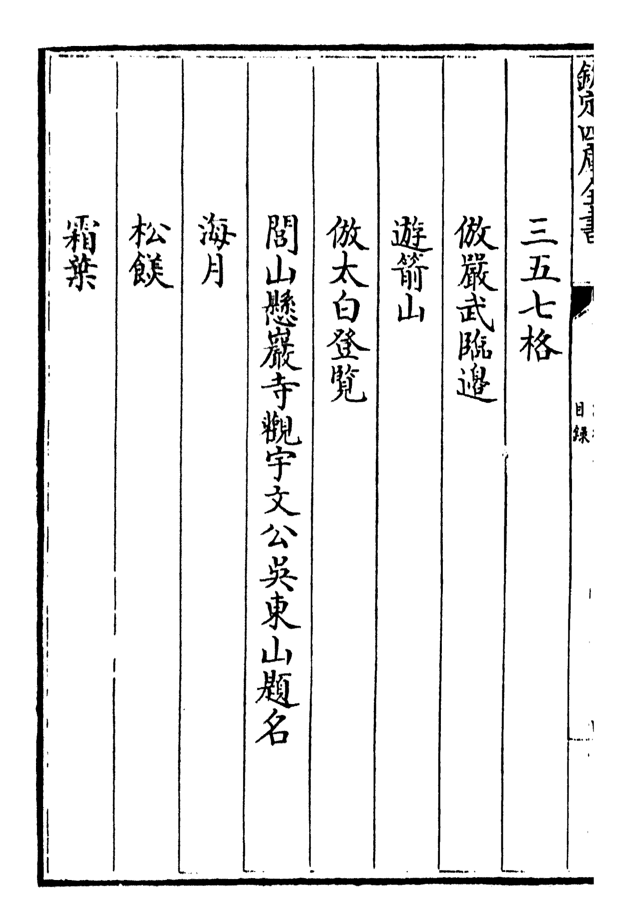
卷二

古賦

卷三

古詩





遊紫霞山

題大令冠軍帖

人日遊西山寺觀謝章壁畫山水

倣李長吉𣯛毬行

歲暮言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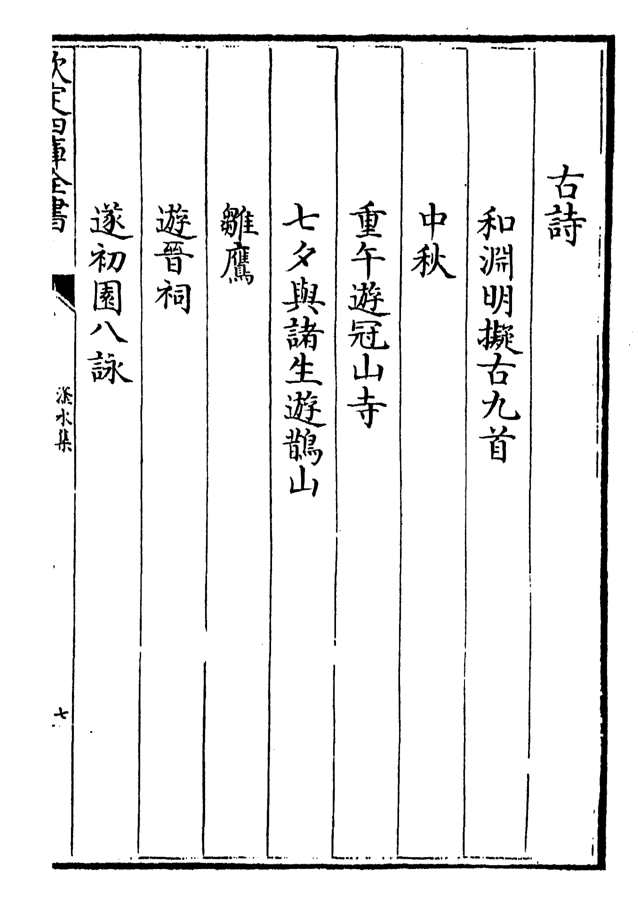
冬至

重九登惠禪寺冷翠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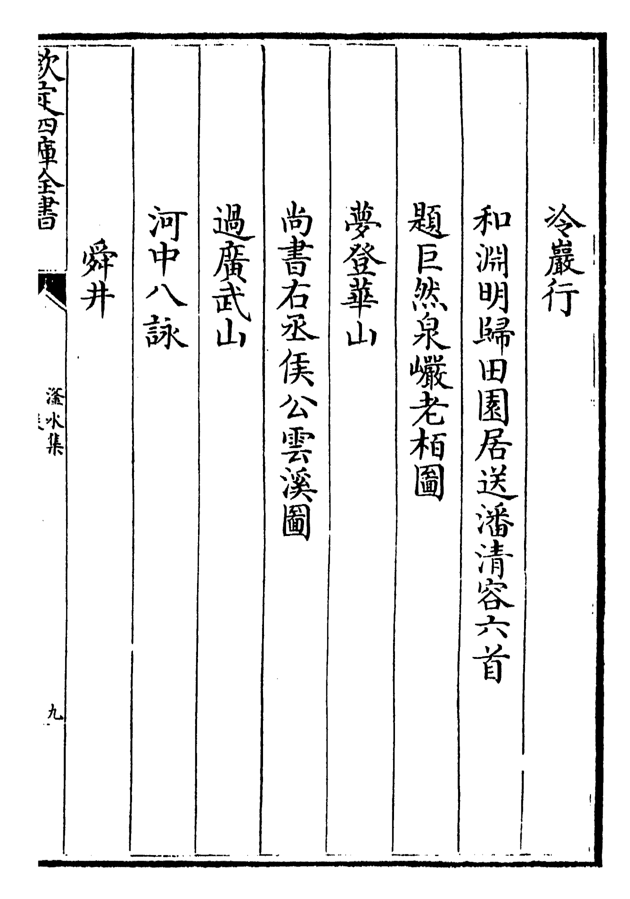
題東坡眉子石硯詩真蹟

伯時畫九歌
倣張志和西塞二首
楊秘監秋江捕魚圖
支遁相馬圖
倣摩詰獨坐幽篁裏
送李按察十首
春水行
涿郡先主廟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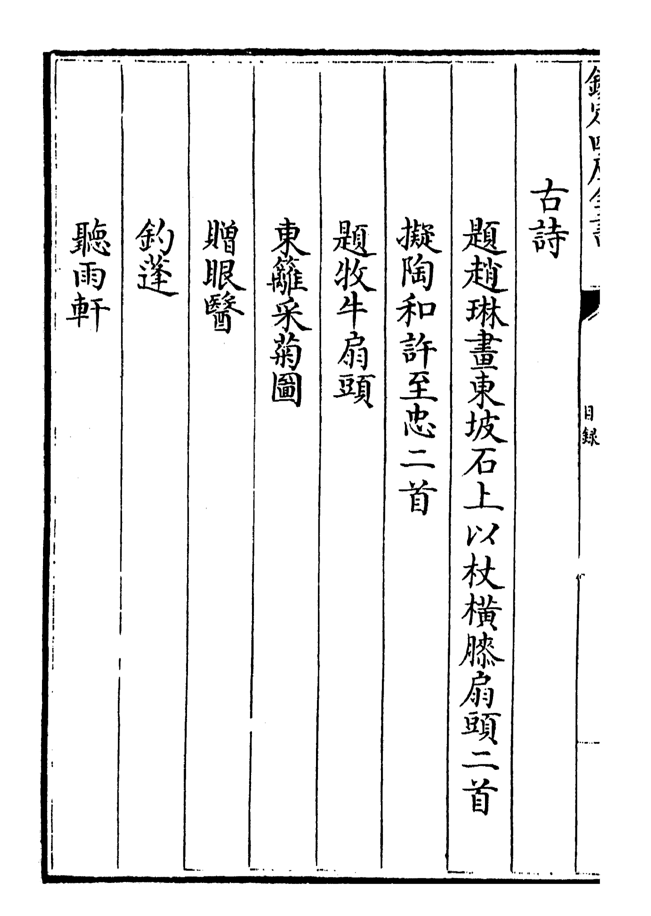
卷四



古詩



卷五



古詩

遊華山寄元裕之

倣淵明自廣

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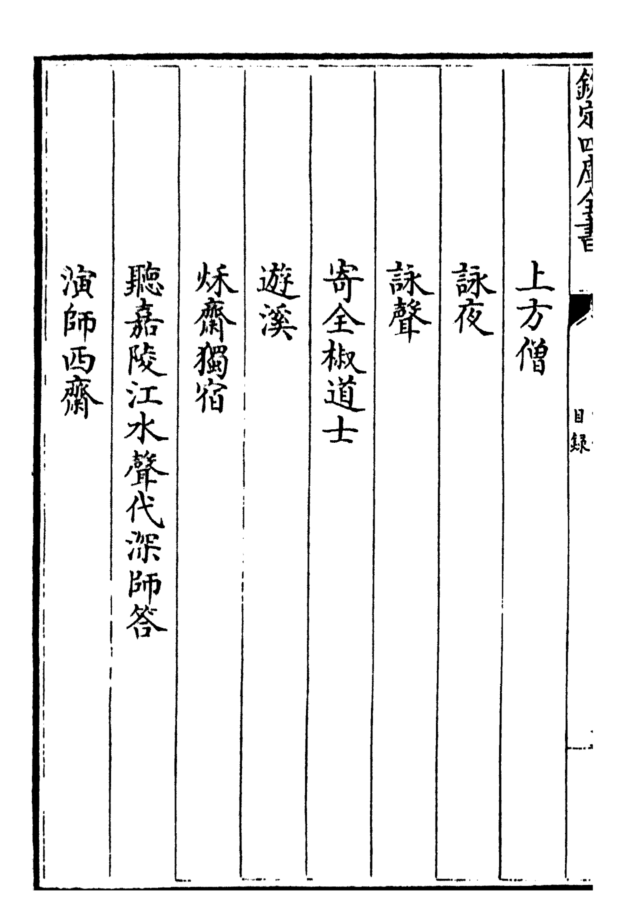
擬和韋蘇州二十首

西澗

烟際鐘

西塞山

山耕叟



遊開元精舍

畬中山道士

西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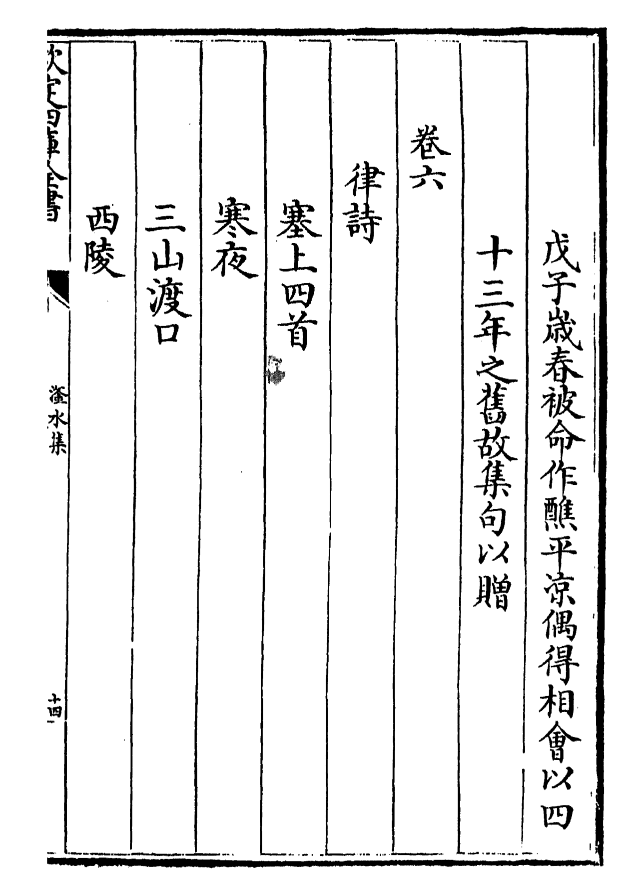
瑯琊寺

擬漠漠來帆重冥冥去馬遲

擬何時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擬緑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

擬兵衛森晝戟燕寢凝清香



戊子歲春被命作醮平凉偶得相會以四

十三年之舊故集句以贈

卷六

律詩

塞上四首

寒夜

三山渡口

西陵

和尚溪思歸

獄中

徙倚

寒食遥眞西山寺二首

赴寧化宿王道

觀音院

北垞

蘆芽山

中秋金河感懷

登巢雲樓

和陽子元二首

松下獨酌

松山道中

疊翠巘三首

陪李舜咨登憫忠寺閣

宿崔家庄

和潘師韻

和政老九日韻

贈茅先生

大雪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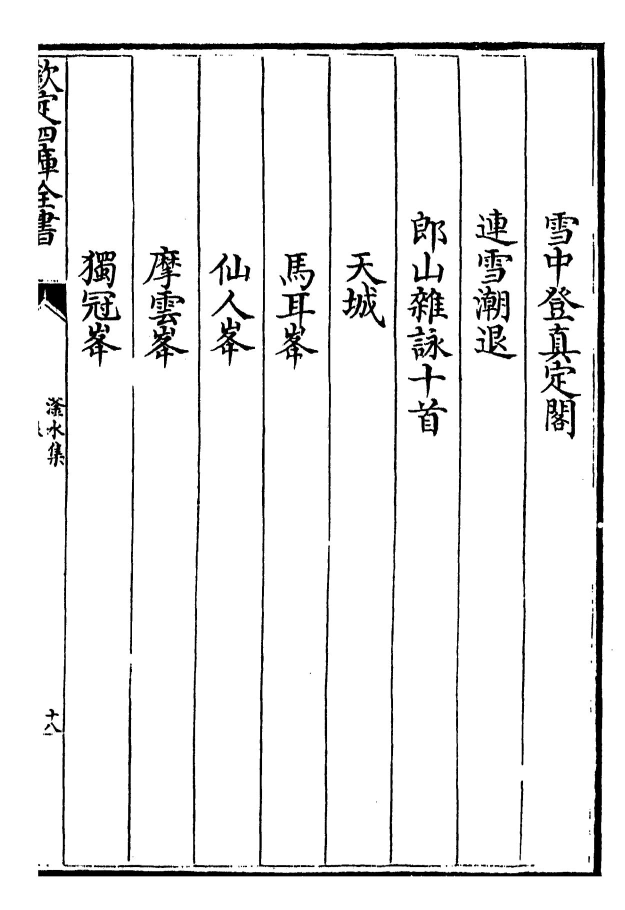
雪霽

十月菊得深字

白鴈

雪

截句



雪中登真定閣

連雪潮退

郎山雜詠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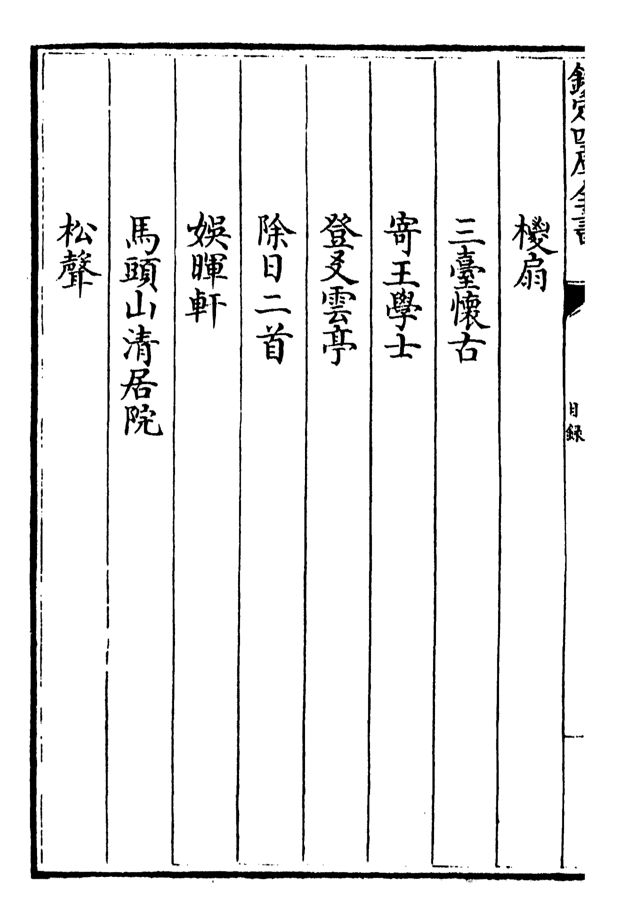
天城

馬耳峯

仙人峯

摩雲峯

獨冠峯



株里湛酒

連雲島望海

庚申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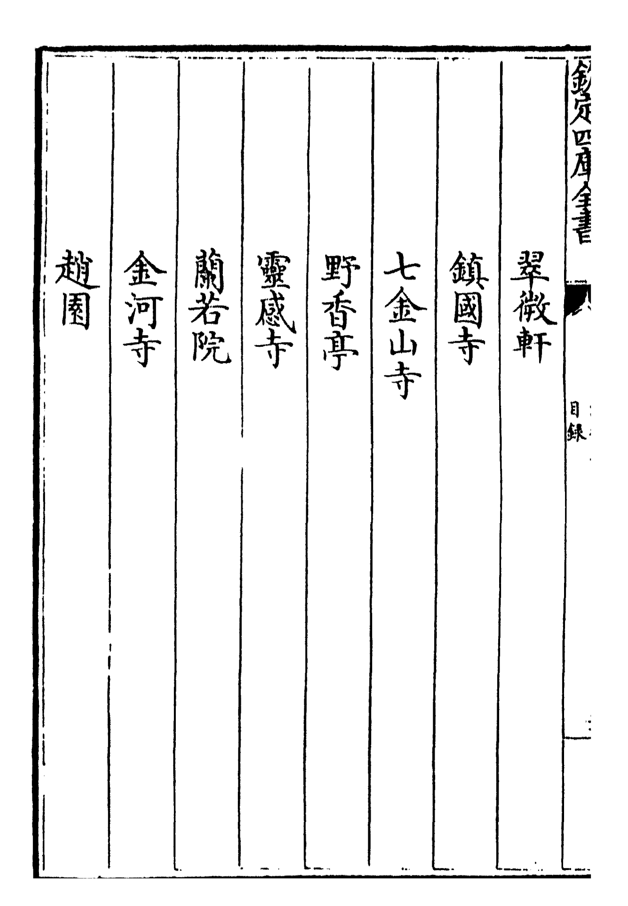
送張仲山

和林卿錦波亭韻

白霫雜興十首

白霫

南園



巵蹕萬寧宫五首

萬寧宫

琵琶嶺

拂雲平

金蓮川

五月牡丹

和王正之寄遠二首

甲子元日大安早朝

和種竹

寄元裕之

送宋飛卿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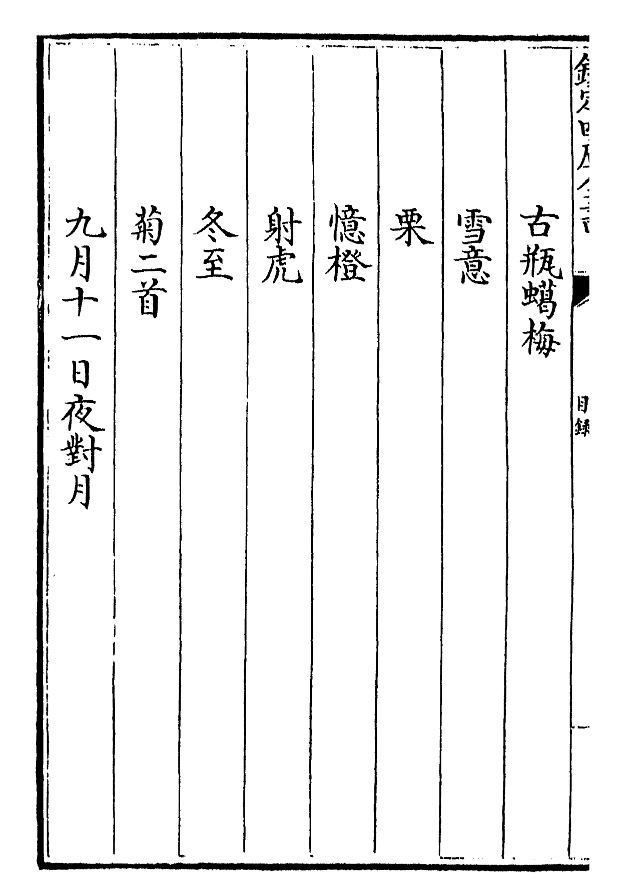
至日次劉雲卿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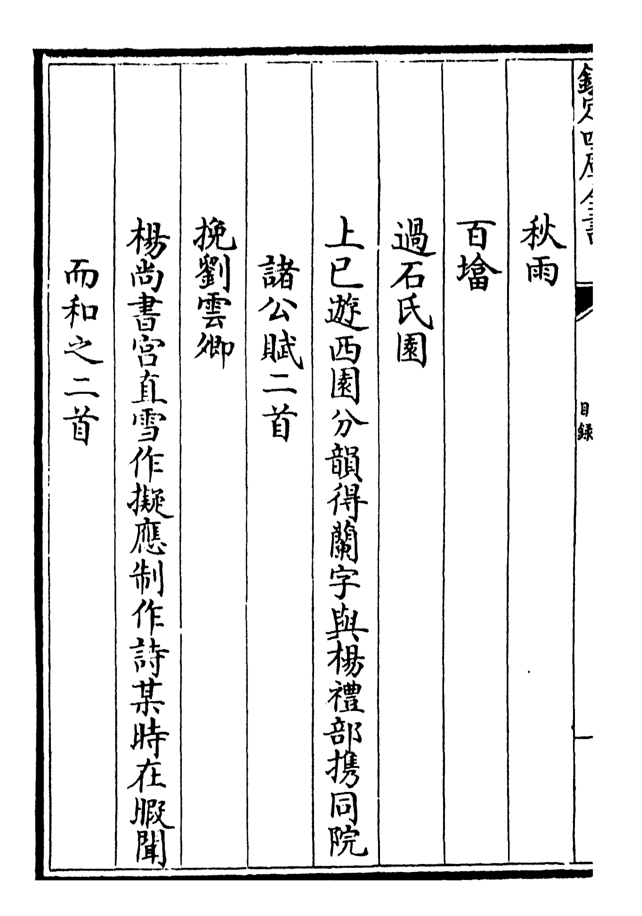
百五日獨遊西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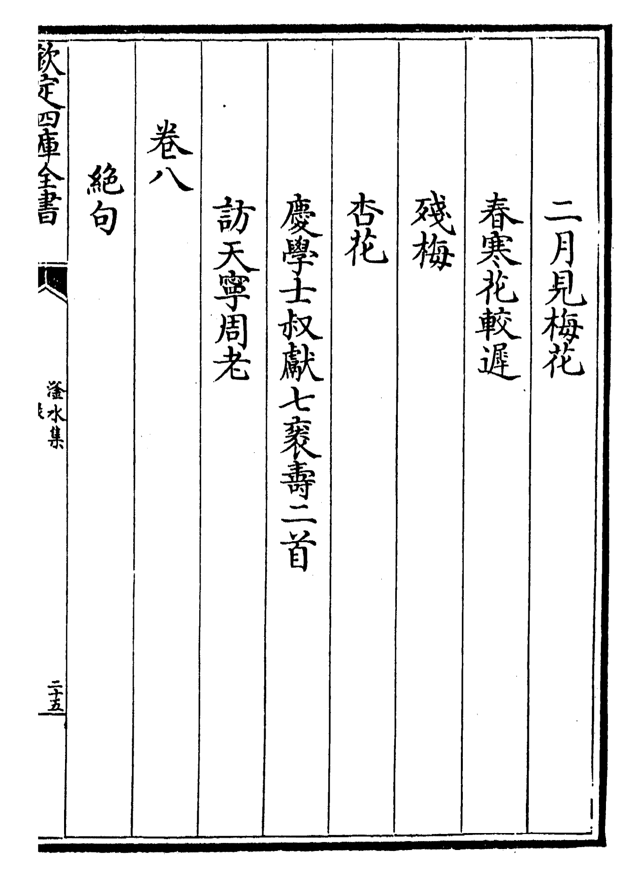
題王摩詰畫明皇劍閣圖

和欽止河中即事

弔袁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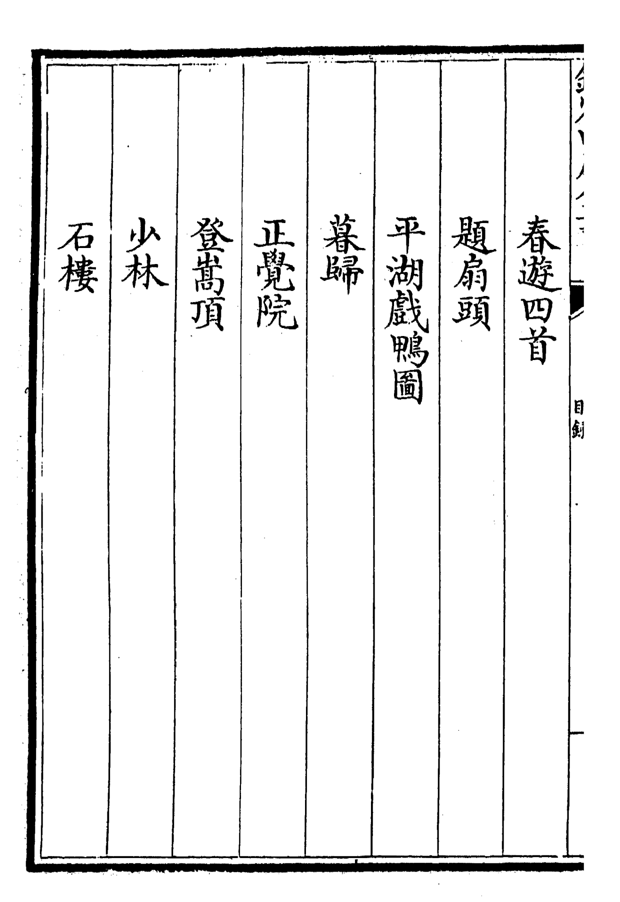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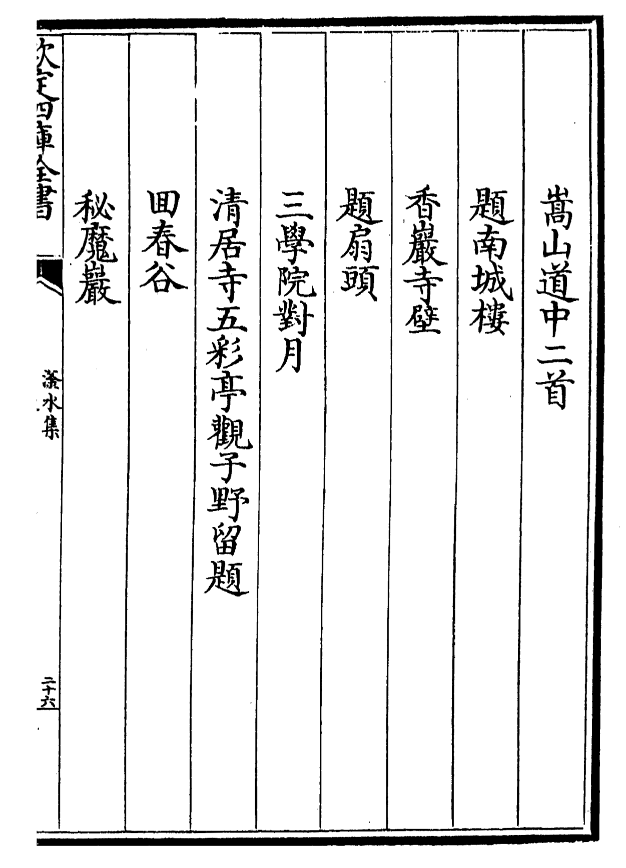




卷八

絶句





嵩山道中二首

題南城樓

香巖寺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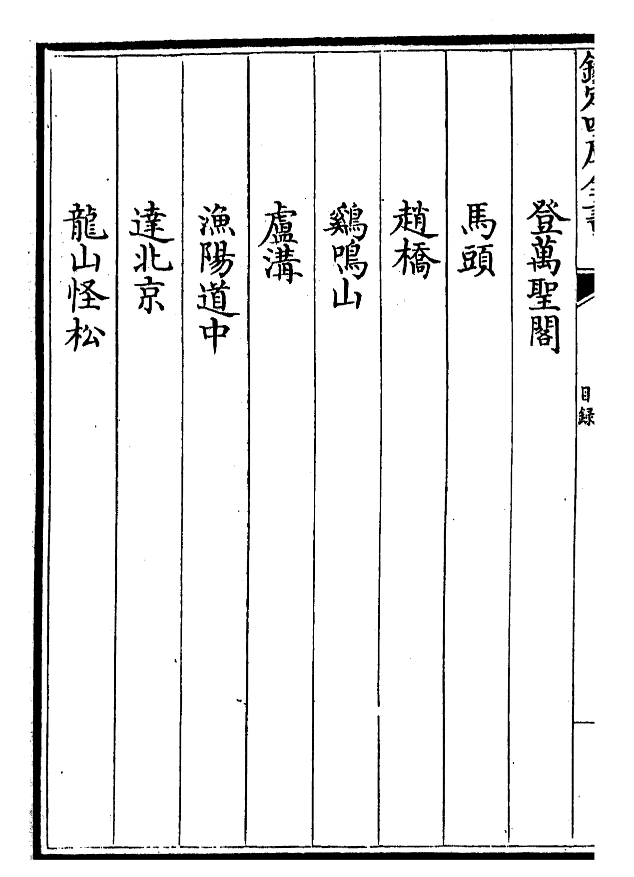
題扇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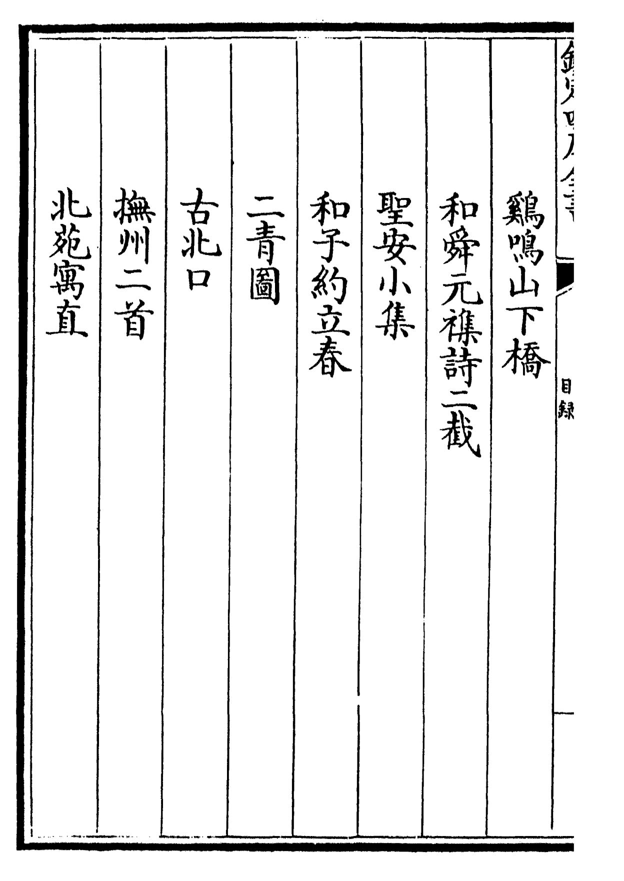
三學院對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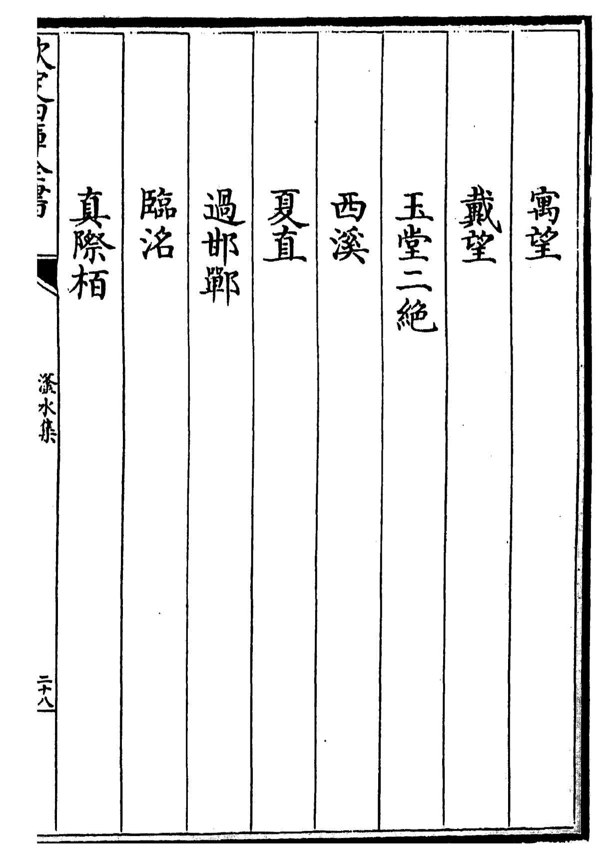
清居寺五彩亭覩子野留題

田春谷

秘魔巖







寓望

戴望

玉堂二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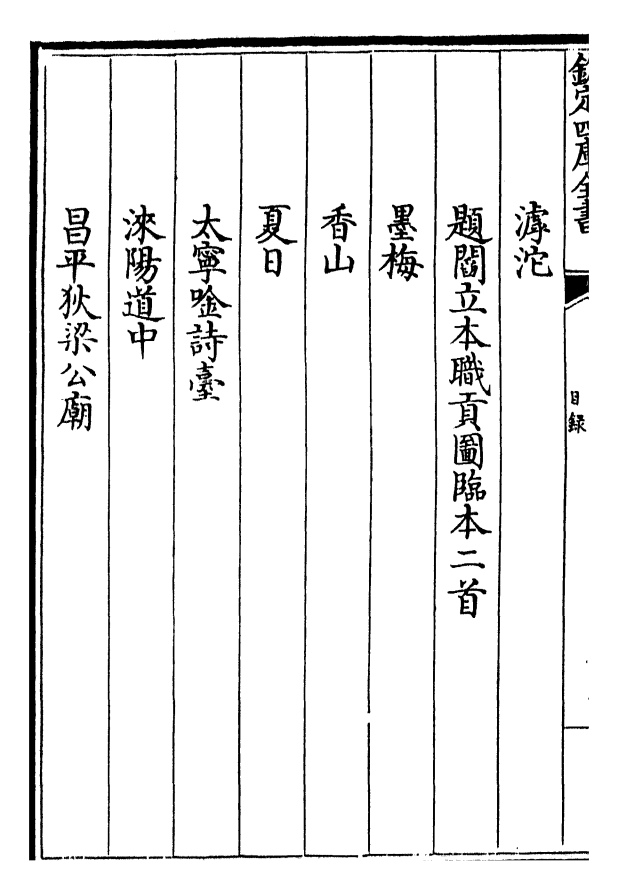
西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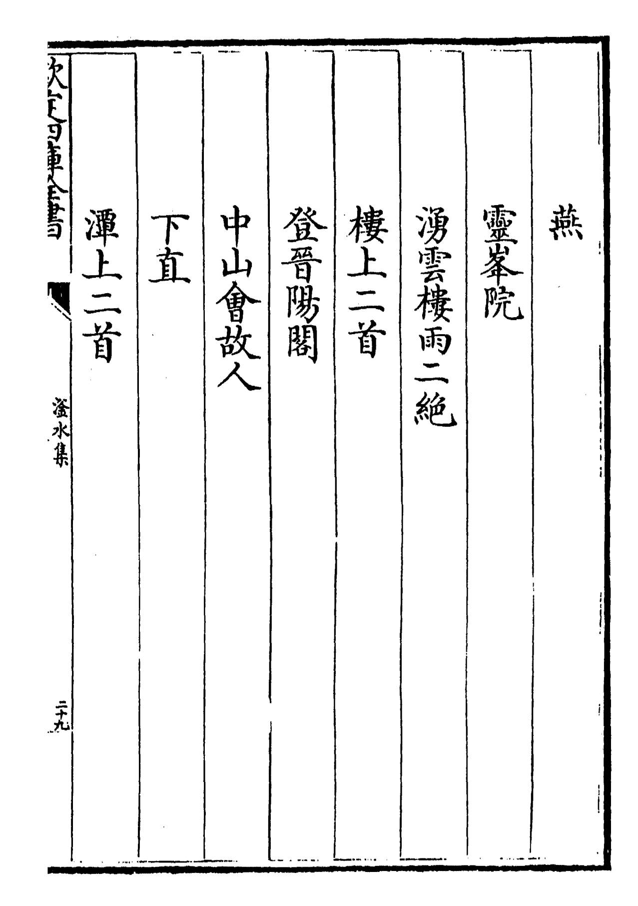
夏直

過邯鄲

臨洺

真際栢





燕

靈峯院

湧雲樓雨二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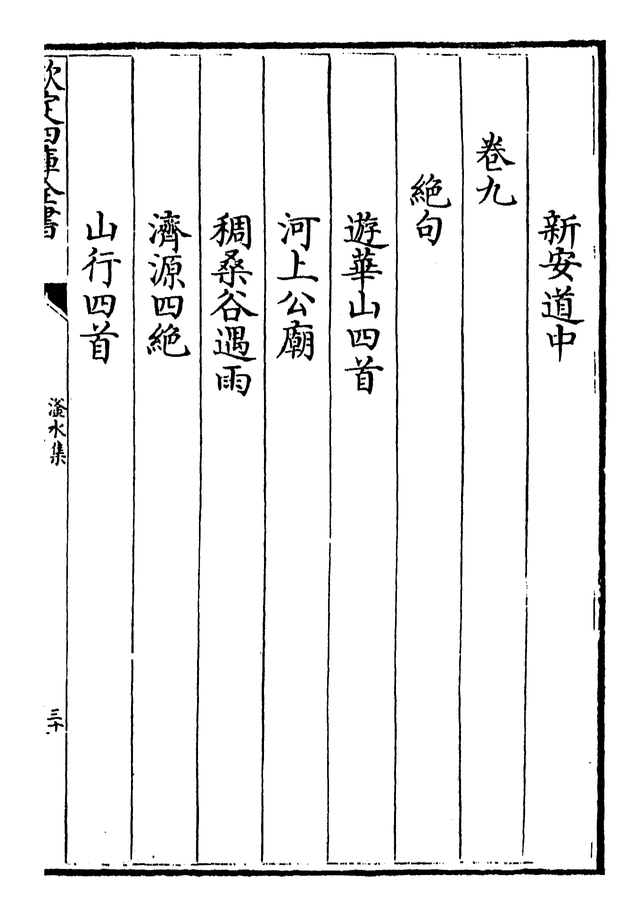
樓上二首

登晉陽閣

中山會故人

下直

潭上二首



新安道中

卷九

絶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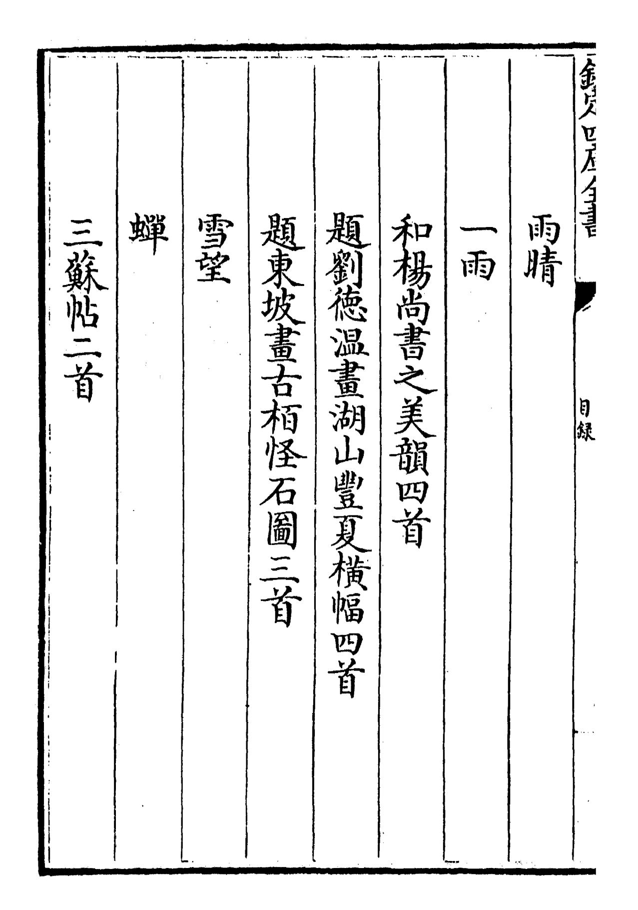
遊華山四首

河上公廟

稠桑谷遇雨

濟源四絶

山行四首



卷十

雜體

謝宣慰賜夫人葬賻贈龍腦水銀錦段表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諭賜馬鞍具兎鶻匹段

藥物表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鞚劍玉荷蓮盞一

隻金一百兩内府緞子十疋表

丞相謝過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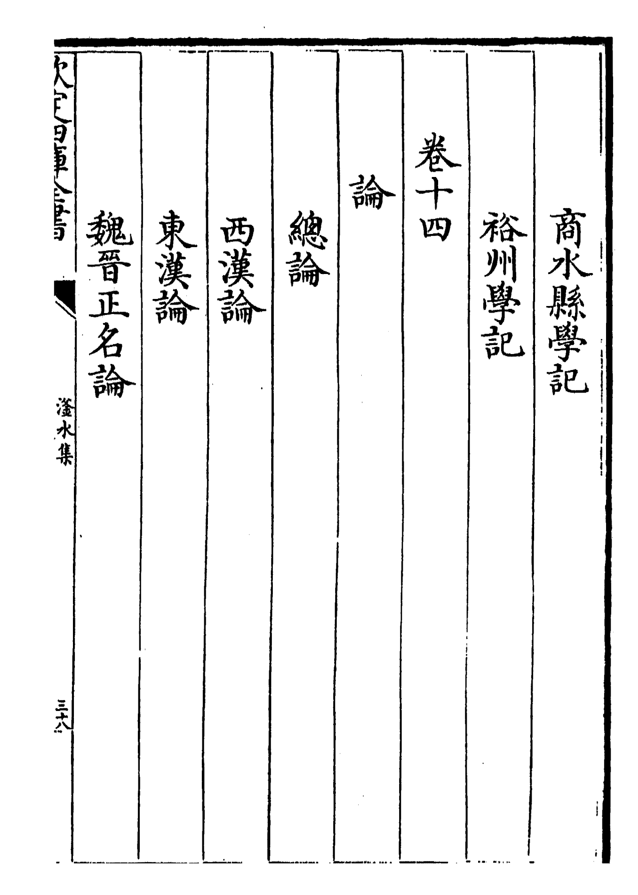
禘禮慶成表

卷十一

碑文

卷十二

碑文



卷十四

論

卷十五

御史箴

驪山銘

少華崩石銘

時習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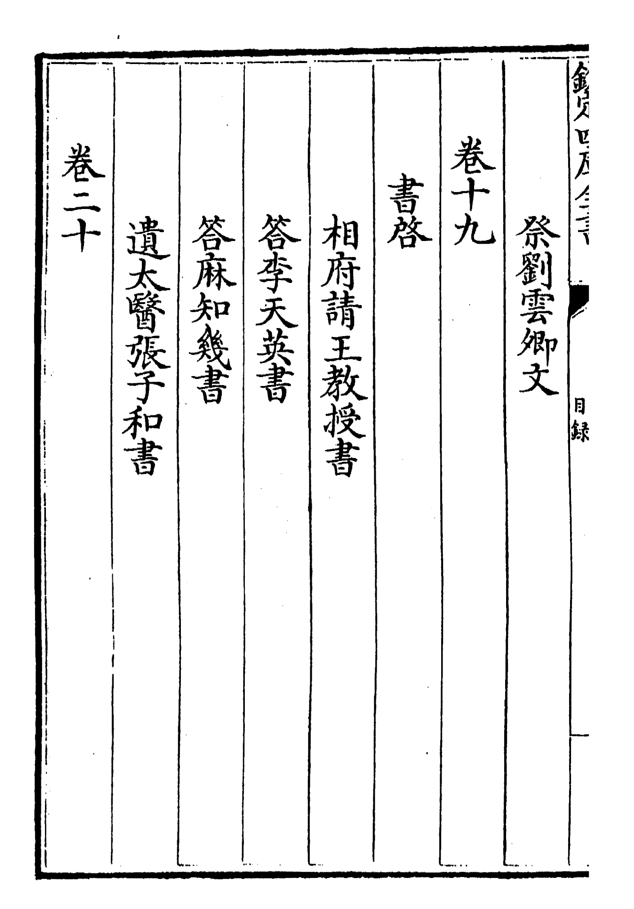
日省齋銘

習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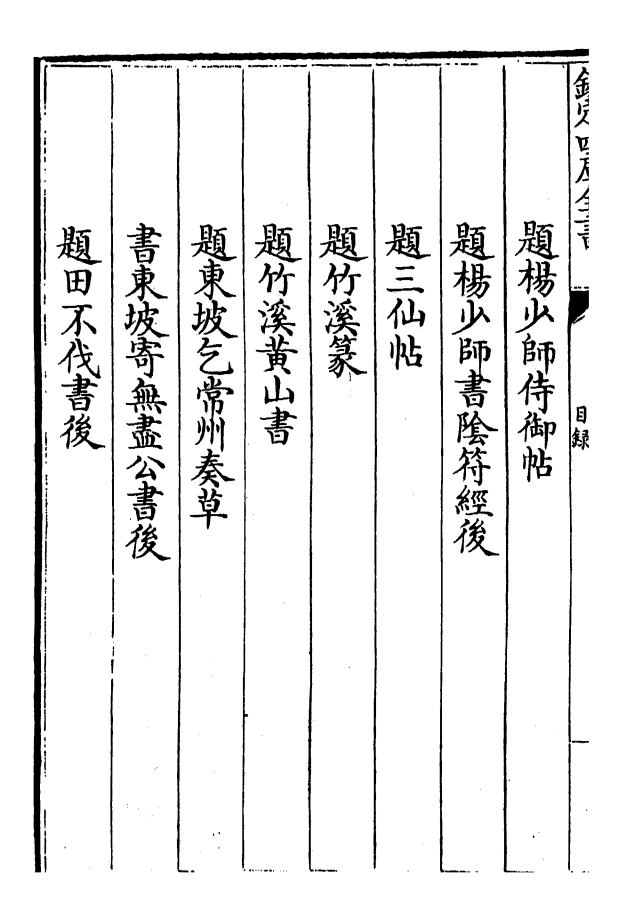
思齋銘

誠齋銘

卷十八



題跋



滏水集原序

學以儒為正不純乎儒非學也文以理為主不根於理非文也自魏晉而下為學者不究孔孟之旨而溺異端不本於仁義之說而尚夸辭君子病諸今禮部趙公實為斯文主盟近自擇其所為文章釐為二十卷過以見示予披而讀之粹然皆仁義之言也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襍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

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余生多幸得從公游然聾瞽無與乎視聽故不足知公後生可畏當有如李之尊韓蘇之景歐者出焉余雖老矣猶幸及見之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冬十一月庚戌日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臯落楊雲翼序

滏水集卷一

金　趙秉文　撰

太學

原教

夫道何謂者也總妙體而為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内有方外道不可以内外言之也言内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用開物成

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之于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

之通道莫大于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揚子曰事繫諸道德仁義禮闢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闢佛老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失為儒者學王而不至其獘必至於佛老流而為申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所以為申韓也與過於仁佛老之教也過于義申韓

之術也仁義合而為孔子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荀孟合而為孔子

性道教說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揚子曰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於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于子思者也其亦異於曽子子思之所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承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乆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

當務學以致其知以先明乎義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天理日明人偽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遏人欲存天理此脩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絶學發前聖之秘與教人于喜怒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為入道之要此前賢之所未至其最優游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為不知道此好大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

子揚子文中子之徒游于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注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時有先後耳或曰韓歐之學失之淺蘇氏之學失之雜如其不純何曰歐蘇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後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之猶言素所言耳至于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晉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

為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于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葢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為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實其獘至于以世教為俗學而道學之獘亦有以中為正位仁為種性流為佛老而不自知其獘又有甚于傳注之

學此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至正之道也典禮德刑非人為之私也且予以為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

中說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六祖所謂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六度萬行是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也伊川

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耶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溟涬其說請指眼前一物明之何者謂中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襍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過與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之道則可言大本則未可

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理

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于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者也

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于氣形質

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之際佛只於尋常日用中試體

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物耶此心未形不可謂

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與果怒與喜怒且不可得

尚何過與不及之有邪亭亭當當至公至正無一毫之

私意不偏倚於一物當是時不謂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于人倫事物之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不中節者人欲襍之也然則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言中以形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為

天理今夫天地之化日月之運隂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鑠金而夏至一隂已生隆冬祈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非中乎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衛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人道與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

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非中與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僞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言之異耳但蘇黄門言不思善不思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而言也佛老之説皆非與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殊塗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别焉有虚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

中也中論有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天道也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易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為言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

謂之性以言共由則謂之道以言其脩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无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其究一而已矣

誠説

夫道何為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虚寂滅之道絶世離倫非切于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至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也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人固當

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自身行家自家行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无駭于高无眩于奇无精粗小大之殊一于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末也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也蟄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

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
行物與无妄使伏羲堯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
樂亦妄矣无妄盡誠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
一夜運周三百六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
嘗一歲愢萬物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
違仁其與文王純亦不已則有間斷矣天其有間乎無
息盡誠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
性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

地則魚躍于淵上際下蟠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已成物合内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迹在至于不動而變不行而誠不怒而威神也不言而信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為大也

庸說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叙春秋書天王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孟子

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孟子所傳于子思子者也經即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尊賢貴貴而已而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應時變也呂氏論之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饑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矣果可以療饑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其不可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籺而不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師商之過不及高柴之

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庸也然則夷齊非耶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于隘非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于不恭非庸也其要不出乎中而已

和說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无怒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化草木

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于天非哀也被袗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盖和者因喜怒哀樂中節而名之也譬如陽并于陰則喜陰𢓨于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

怒哀樂通四時和氣冲融于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序故此和之致也

黄河九昭

大安元年余出守寧邉下臨大河登高望遠超然有懐夫崑崙之道聖源也積石迤之洑聖流也龍門跂之賢化道也仙掌踦之智通塞也屹以砥柱匡失俗也障以大坯避渚礙也滙以大陸鍾道粹也播以九河入聖海也授以馬圖道通天也竊以為有合吾聖

人之道因作九昭思聖道之昭也非敢擬諸作者姑以紓情云耳

發源　泝流　化道　通塞

匡俗　避礙　鍾粹　入海

通天

發源

古來賦予以正命兮湛清白之純源水涸泥而變濁兮火欝烟而滋昏盍虛已以求復兮究大中之所存曰道

有象兮無其形其下無尾兮其上無根塞汝兊兮閉汝門天而不人兮見其本原惟德人之天游兮揵六鑿而不渾迄反流而全一兮契妙本于崑崙

洑流

鷙鳥將擊兮形必匿霧豹養斑兮毛以澤龍蛇起陸兮伸其屈草木黃落兮根自復水不積兮遭吾舟風不厚兮塌吾翼氣何滀兮將雨明何長兮出日蒔吾蘭兮九畹樍吾玉兮十襲壽顏夭兮天地飽夷清兮氷雪飫道

德之源流兮冀此心之積石雖不周于今之人兮吾将付萬世兮潮汐

化道

霜降兮水歸淵潛兮天飛朝鱗兮水次夕轡兮雲逵風為翼兮雷為椎駕天吳兮從馮夷晞吾髮兮弱水濯予翼兮咸池東風飄兮神靈雨水增波兮龍門暮謂鵾運兮何遲謂蟜騰兮何怒速莫速兮蜕骨餘樂莫樂兮縱竪初塗人兮服儒曾行兮閱趨潔芬馨兮為佩御中直

兮為車渠身兮德淵疎轡兮雲衢登聖門而化道兮吾

將從沂泗之所居

通塞

日有光有雲翳之決之則明川有源有石礙之抉之則

通噫聖道之蕪塞兮孰開明而別聰竊蹩兮劉曆晉賸

兮魏聾求蛟螭兮木末蚌蟜兮雲中有先覺兮吾誰適

從魔韓莊之倚門兮排釋老之歸宮田狂瀾于既倒兮

障百川而朝東俟況俟愈曰軻曰雄同閫異實失之相

攻嗚乎聖如天王兮彼諸子者亦各諸侯與附庸無閱墻而外禦兮是亦為大正與至公

匡俗

悲世俗之側僻兮偭規矩而詭馳摘荒途以宴行兮失大中之所宜謂荆棘兮可履謂酖毒兮可飴曰先聖闒與我將訂之世俗詭隘我將證之頽波委靡田而正之吸清露以為餐兮緝雲霞以為衣御六氣以為駕兮搴蘭杜以為幃道莫正於仁義兮教莫先于孝慈矯末世

之頹風兮還中古之治時屹中流之砥柱兮渟萬派而東之

避礙

世變萬殊兮不一其時道有時中兮圓方異施或遡而通兮或直而抵尺有所不足兮寸有所宜犂牛捕鼠兮不如狌狸太阿補履兮不如兩錢之錐申生以孝斃兮萇宏以忠而誅夷尾生信而溺兮仲子廉而饑言不必信兮行不必果權輕重以適道兮固無可而不可有孺

子歌曰桃花浪兮春月暮竹箭流兮三山渡雷闐闐兮風冥冥舟楫摧兮蛟龍怒劃大峾之當前兮汩滔滔而東騖又歌曰深則厲淺則揭兮冬日羔裘夏葛製兮遇坎則止乘流逝兮先師有言嘆棠棣兮

鍾粹

春蘭兮紫莖秋菊兮金英折江梅兮贈所思睇荷花兮思目成襟風兮佩月飫氷兮飽雪驂鸞鷟兮跨鸐鶴將以朝兮紫闕吸流瀣兮餐朝霞茹芝之英兮服瑤芽練玉顏兮

不老潔龜腸兮無邪鍾天地之粹美兮萃日月之光華游道德之苑囿兮馳仁義之園林及年歳之未暮兮庶無愧于周任

入海

登蓬萊兮歸鰲背些明珠為宫闕紫貝些叢珍壘怪璆琳琲些松喬偓佺戲浮彩些日月出沒歸墟會些鵬鶤運化天地大些井蛙自困河伯隘些九川滁源入聖海些

通天

猗聖道之通天兮與河漢以同流浮靈槎以問津兮夕
予次夫牽牛前羲和使弭節兮後望舒以為御左列缺
之揚鞭右豐隆以持斧飛廉為先驅兮屏翳告余以未
具斡北斗以斟精兮招搖以為糈歷鉤陳而入紫宮兮
閶琅琅之天語曰夫人之正心兮若北辰之居所寂然
不動即此心之太極兮以游乎萬物之祖盍求復于性
初兮執大中以為矩究性命之所極兮泝璿源于天渚

亂曰河行九區通天淵兮九疇八卦源於天兮一身動靜一坤乾兮湛然無為守太玄兮

詠歸辭

歸去來兮風乎舞雩詠而歸既勿忘而勿助抑何喜而何慼時未來而莫預事既往而焉追化新新而不停習念念而覺非譬巳飢而方食孰既寒而忘衣無一毫之私意信天理之精微我思古人瞠乎若奔仰鶱前軌游心聖門習矣而察操之斯存坐見于輿飲見於罇利何

為兮桀跖善何為兮孔顔匪義路兮焉由匪仁宅兮孰安嚴三省以日儆防六欲而常闗戒屋漏以慎獨尚衣絅而中䙴存夜氣之牿亡收放心而知還漸雲開而霧廓俄鳶飛而鯢桓歸去來兮請從沂上之遊娱曽點之鼓瑟終不慕兮由求既盡心而不貳亦樂天而何憂天地均仁于萬物播一氣乎郊疇陸有下澤水有芳舟野陽浮兮藪澤光風泛兮靈丘草漸漸而茁長水源源而交流䙴物態之熙熙廓予懐之休休巳矣乎力天力兮

時天時我初無將亦無留捨聖道兮將安之存心以養性守死以為期慮道學之荒蕪遂日耘而日耔廓七篇之孟訓詠二南之周詩會天人而一貫窮理盡性吾何疑

乾隆御覽之寶

滏水集卷一